

可移动的集装箱

迷你博物馆的一大特性是可移动和省空间,比如“世上最迷你软体动物博物馆”,这个“博物馆”的承载空间并非建筑,而是一个不到两米高的废旧集装箱。它“麻雀虽小,五脏俱全”,里头陈列有用3D技术打印的章鱼大脑(据说它是智商最高的无脊椎动物)、1升蜗牛粘液(蜗牛在纽约布鲁克林大桥上“散步”需要分泌的润滑油),更不用说全息图、视频、电子书和自动解说等吸引观众互动的多媒体手段。

这么多前卫而有趣的设计,起源于创始人查尔斯·菲利普和阿曼达·肖切特之间的一场误会。两年前一天,菲利普对肖切特说:“我带你去最小的博物馆看看,怎么样?”他指的是纽约“Mmuseumm”博物馆,肖切特却听成了“软体动物博物馆”。

“她对软体动物非常着迷,高兴得不得了。我索性改变了主意,准备带她去看软体动物。搜遍互联网后才发现,根本没有什么专门的软体动物博物馆。”于是,这对年轻的艺术师决定自行建立一家“哪儿都能去”的软体动物博物馆。

“博物馆”建成后,他们把展示地址选在布鲁克林公立图书馆。这里人流量巨大,每年的读者高达130万人次,附近还有个公园。从各种方面来说,布鲁克林图书馆都是这个项目的最佳试验地点。事实证明,选址非常成功,一个月内就吸引了大约25000名观众。

项目内容负责人、科普作家鲁比·默里说,一般人可能对软体动物兴趣不大,不会为此专门去博物馆,但当他们路过这个有点儿不一样的集装箱时,会忍不住驻足,然后对这些千奇百怪的小生物产生兴趣。

“传统的方式是你到博物馆去,而我们是把博物馆带到大家身边。”

博物馆可以小到什么程度

◆ 胡文莉

博物馆可以袖珍到什么程度?答案或许是一只集装箱,一个旧货梯井,也有可能是一个电话亭。本文将带你领略世界各地顺应快生活节奏出现的“微型博物馆”,在方寸之地,让人脑洞大开。

菲利普信心十足地表示,微型博物馆的门槛比传统博物馆低得多,行色匆匆的路人也愿意停下来看几眼,它们就是顺应快节奏的都市生活而诞生的。

接下来,创作团队打算开设第二家微型博物馆,每半年增加一个展览题材,并把原有的作品搬到其他城市巡展。

方寸之地承载无穷内涵

菲利普和肖切特并不是第一批吃螃蟹的。早在2012年,首家微型博物馆“Mmuseumm”就已开张。这个博物馆伫立在寸土寸金的曼哈顿翠贝卡区,由废弃的货梯井改造而成,占地不到3.5平方米,同时容纳最多5名观众。第二个“Mmuseumm”更小,只有1.8平方米。

“Mmuseumm”每年都会推出不

同的展览系列,每个系列包含10到20件物品,通常是“稀奇古怪的,不起眼的,被丢弃的”。创始人阿历克斯·卡尔曼是位企业家,他的办公室就位于博物馆楼上,展品大多来自他和朋友的收藏。卡尔曼说,即便最渺小、最私密的物品也能唤起人类共同的情感,唤起“我们的希望、恐惧、欲望和最真实的自我”。

微型博物馆收藏的不限于个人物品。美国亚拉巴马州塔斯卡卢萨县中学有个名为“埃德加密室”的博物馆,占地不到2平方米的空间里,陈列了上千件与19世纪美国作家埃德加·爱伦·坡有关的物品。和这位哥特式作家一样,“密室”也颇具暗黑风格:一进门,展台上一颗硕大的头颅赫然映入眼帘,稀疏而杂乱的黑发下是大大的脑门,一双阴郁的眼睛紧盯着你,表情略带惊恐。其他展品包括爱伦·坡的素描、塑像、

著作及历史资料等。遗憾的是,2011年,一场飓风袭击了美国多地。亚拉巴马州沦为重灾区,“埃德加密室”遭破坏,不得不关门谢客,目前仍未完成重建。

意义在于引发思考

形形色色的微型博物馆中有不少还申请了吉尼斯世界纪录,也许是由于竞争激烈,到目前为止,还没有哪个博物馆摘得这一殊荣。

据统计,全英国有6万多个电话亭,但还在运行的不到10%,大多已成“老古董”。2016年,约克郡沃利镇居民把一个废弃电话亭改造为博物馆,用以展出“当地历史的见证物”。该“电话亭博物馆”每次只能容纳1名观众,展品却十分丰富,有老照片、蚀刻玻璃、旧时装和珠宝等。博物馆负责人埃莲娜·贝利说,展品每3个月更换一次,“我们得到

由废弃货梯井改造成的迷你博物馆

的反应极为热烈,人们感叹,真是太不可思议了”。他们计划把更多的乡村电话亭改造为微型博物馆。

法国作曲家埃里克·萨蒂生前最后住过的房间被改造为博物馆。在人生的最后时光里,萨蒂穷困潦倒,不得不搬进只有一个房间的“鸽笼”公寓,至死连房门都没踏出过。他去世后,人们发现屋里有两台连在一起的钢琴,还有几百把雨伞和美国现代艺术家曼雷的雕像。萨蒂博物馆于2008年关闭,但公寓外墙上一个古怪的大洞和这位前卫音乐家乖张的作风,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。

马其顿还有家只能容纳1名观众的“人类博物馆”,这个曾经征服过古希腊的国度历史悠久,馆内展品数量可观,有些甚至可追溯到8000年前。不过,它们的主人似乎不在意这些文物的价值,所有展品“肩并肩”地挤在简陋的木架上。由于村里人烟稀少,位置偏僻,馆长“整天望眼欲穿地盼着访客光临”,但也因此,参观博物馆的游客可以得到当地人的热情款待。

纵观各色微型博物馆,“脑洞”最大的可能要数“流浪的艺术博物馆”了。这个博物馆由一个饮料摊和两把椅子组成,与其说是展览,不如说更像出没无常的行为艺术。自羽为“传奇收藏家”的“馆长”菲利普·诺特丹总是西装革履,正襟危坐,锐利的目光透过黑框眼镜审视每个走近的人,旁边蹲着威风凛凛的“门卫”——一只名叫“佛罗里达”的草原狼标本。他不厌其烦地回答参观者的问题,也吧问题抛给他们,比如:“你认为社会需要什么样的艺术?”“你为什么写作?”交谈结尾,诺特丹会送给参观者一张票作为纪念;一段时间过后,他就会随这个“没有围墙的博物馆”出现在另一个地方。

摘自《青年参考》

百戏图

图/马得 文/俞律

23.曹操得罪天下人

曹操有幽默感。东汉末期,太师董卓专权,曹操决定除掉他。平时百般谋取其信任,准备伺机接近他,当个刺客。

其时司徒王允也要除董卓,却无计可施。某日,以过生日为名,约大臣们小酌。于是公卿俱至,酒过数巡,王允忽然掩面大哭,众客急问何故,王允说董卓“欺主弄权,社稷旦夕难保。”于是众客一齐掩面大哭,闹得喜庆酒筵为哭声淹没。曹操时为骁骑校尉,也在座中,他抚掌大笑道:“你们从白天哭到黑夜,再从黑夜哭到天亮,可能把董卓哭死么?”这句妙语令诸公哭笑不得。因计于曹操,曹操不慌不忙,告以刺董之谋,遂向王允借了一把“七宝刀”,准备去砍董卓的脑袋了。

次日,曹操带刀去见董卓,董卓倚床朝内而卧,曹操见机会来了,便拔刀在手,不料被董卓在穿衣镜里看见,曹操只得跪下,佯称献刀。董卓见此刀长尺余,有七宝嵌饰,极其锋利。初以为曹操献刀是实,及曹操别去,乃疑心其意在行刺,遂命天下画影图形,捉拿曹操。

京剧《捉放曹》就从这里开始。马得为此戏画了三个角色,当中那个大白脸,满面胡须的是曹操;他身旁是中牟县的县太爷陈宫。他面目清秀,是个读书人的正派形象。背对着曹操和陈宫的老人,是曹操父亲的结拜兄长吕伯奢。他手抱一个圆葫芦,其中装的是美酒,准备请曹操和陈宫吃一顿丰盛的酒宴。图中曹操的大白脸上暗藏杀机,陈

宫在旁看来十分着急。画面莫测高深,给人一种悬念:要出大事了。

这出戏内容并不复杂:曹操逃到中牟县,被县令陈宫所擒,陈宫仗义放了他,还陪他一道去闯天下。中途遇见曹父好友吕伯奢,留宿乡村家中,杀猪款待,并亲自去镇上沽酒。其间曹操听到后厨传出磨刀之声,以为吕家要加害于己,竟拔剑杀了吕氏全家,陈宫阻拦不住。曹操杀到厨房,才发现人家是杀猪请酒,后悔不及,索性放火烧庄,拉着陈宫逃走。路遇吕伯奢沽酒回来,怕留下后患,竟将这位父亲的好友也杀了。曹操在陈宫的责任下说道:“宁教我负天下人,不教天下人负我!”这句话是极端个人主义的宣言,陈宫大惊,自己误上贼船了!乃不告而别。

曹操一言不合,把陈宫吓跑了,也引起天下人的义愤。把他的形象定为大白脸。就色彩而言,白是清洁坦然的象征,脸谱家却用以形容奸佞。我起初不解其妙,及见舞台上曹操出场,他满面白粉中含有青色,显示了在道德上的苍白,于是释然。

马得此图呈现的是杀吕伯奢那场戏,用的是漫画笔触,中间那个黑衣曹操一副虚与委蛇的奸雄相,皮里阳秋,也颇有幽默感的!



4.书场里的戏外戏

柏兴这样做当然使春娇和秋艳很不乐意,春娇在车上说:“柏兴,我要去玄妙观,你怎么去皇陵墓?”

“玄妙观多的是三教九流,我们孙家是有地位身份的人家,还是不去的好。”柏兴回答。春娇就嘟着小嘴嘟囔:“我是想看看玄妙观高大的殿堂。”

“二太太,皇陵墓的殿堂也高大好看哩。”柏兴这样回答。

“我是想去玄妙观听听露天说书嘛。”春娇改口道。

“去听露天说书不如去书场。”

柏兴的话正中她的下怀,她立即接着他的话茬:“正是这话,我正想着去书场呢,走,柏兴,你拉我去九如书场。”

柏兴无奈,只能拉着她去了。九如书场是城里有数的大书场之一,都接的“响档”先生,过去春娇是无缘进的。但她现在的身份是孙团长的姨太太,书场老板就点头哈腰,给她安排前排座位,沏上上好茶。倘与说书先生照面,说书先生也得对她一番恭维。

当春娇从小洋车上下来,昂头步入书场大门时,书场余老板果然迎上前来,弯腰作延请状。春娇故意摆谱,回头吆道:“车夫,把车子歇好了!”

“是,二太太。”柏兴唯唯应道。

她接着对书场的余老板娘道:“今天是在这里做场子啊?”

“是马耀庭和金玉韵。”

“哦,是耀庭和玉韵呀。”

听口气,她似与这两位“响档”先生很稔熟,余老板就细打量了她一眼:“太太你……”

“吓,你不认得我啦?我是陆春娇嘛。”

“是……是与龚品泉拼档的春娇?”

“怎么,老板娘瞧我们不起?以为我们是‘漂档’?”

“哪里哪里,同道中谁不知道龚品泉和陆春娇是一刮两响的大‘响档’啊!”余老板忙笑着恭维。春娇就在脸上堆起了笑意。

这些都让柏兴看在眼里,心中不胜感叹,世事纷纭,他是顾不了的,就随着春娇跨进了

书场,在角落找一座位坐下,他想自己有缘进书场听听书也不失为一个享受,过去做强盗勾当时,他也时常抽空混进书场听书的,弹词里的惩恶扬善故事对他教益不小。但这次他随着二姨太太听书,却是目睹了一出戏外戏。

台上两位先生果然是“响档”风范,人品好,潇洒、端庄,书艺好,清逸、生动。尤其是男上手马耀庭,“说、噱、弹、唱、演”样样俱精,令

柏兴心驰神往。行“书”正顺畅际,忽然台下有人向台上抛起了物事,看得出来是花手帕裹着的硬物,不偏不倚打在马耀庭的胸前,其时正说到白娘娘和法海斗法。马耀庭不慌不忙将花手帕裹着的硬物接到手里,笑着插科:“看来白娘娘勿勿过法海,前排这位女听客出来拔刀相助哉,我代白娘娘谢谢这位女听客,来,接招。”话落处“叭”一声,那花手帕裹着的物事就回到了台下,众人抬目看时,原来是那位坐在前排的标致姨太太。不用猜,花手帕里裹的肯定是枚金戒子。这是书场里的风流韵事,几乎成了套路。柏兴看时,这位抛金戒子的竟是他的主母,心下大恼,接下去的书,他是再没心思

听了,只心中恨恨难平。

回程,他没好气地踩着车,“阿呜叮当”声如叹气,他故意行高低不平的路,经过臭烘烘的屎坑棚。春娇就在车上斥道:“柏兴,你今天怎么啦?昏了头啦?”

柏兴不吱声,唯“阿呜叮当”声有气无力。

“柏兴,走大路,走平路!”

依然没有回声,只“阿呜叮当”在回答她。

“回头我告诉孙团长。”

“你告诉?还不如我告诉!”柏兴闷闷地回了一句。这下把春娇镇住了,她软了下来:“柏兴,今天的事可别跟孙团长、还有太太说了。知道吗?回头我多给你一些老酒钱。”

“老酒钱倒是不必的,只要……”

“只要什么?”

“只要二太太以后不再做这样的事。”

春娇沉默了,过了一会又笑着说:“这事本就是闹着玩儿的,我哪会认了真?好,依你柏兴,我以后不再开这样的玩笑就是了。”

“阿呜叮当”声立即活泼了起来。

弄潮

吴翼民

